

師範學校錘煉多種技能(二)

藝術天地

趙之境

工具備齊之後，我仔細研讀了書中關於裝裱材料的介紹，專程前往哈爾濱，採購了托裱用的宣紙、素絹，以及天桿、地桿、軸頭等配件，同時訂購了一批水彩畫專用畫框。至此，裝裱與裝框所需的材料全部準備妥當。其實，人生諸事，備物尚易，靜心最難。

緊接著，我依照書中講解的方法與步驟，對精選出來的書法和水墨畫作品進行第一道工序——托底。每一批作品乾透揭下後，便接着托裱下一批，一百多件作品逐一完成。之後，我又把素絹逐一托裱平整，為下一步鑲邊裝裱做好準備。我對工藝的體味，也慢慢深刻。

第二道工序是裁方。我用鋼尺和直角尺，把每一件作品裁切得方方正正；再將托好的素絹裁成天頭、地頭和畫框邊緣所需的寬度。隨後在畫芯上方黏天頭，下方接地頭，兩側加裝邊條。天頭與地頭的比例，按照書本上的理論，遵循「一地二天」的標準。待黏接處乾透後，便進入包邊工序。這一步最見功夫——分寸之間，最是磨礪心性。

這一步必須格外細心。我用鋼尺比齊畫軸兩側綉邊的外側，用特製的鈍頭鋼針，在絹背的宣紙上輕輕劃出一條直線，距離邊緣約3至5毫米。力道一定要均勻，稍一過重就會劃破紙張。沿直線抹上漿糊，再把絹邊向裏包折壓實，等待其自然晾乾。慢工出細活，原是世間最樸素卻也最深刻的道理。

下一道關鍵工序是覆背，也就是對作品再進行一次整體托平。我把一百多幅作品重新按照托底的流程操作，分批裱在晾曬板上。待徹底乾透後，每

一幅作品都變得平整挺括，再配上素絹鑲邊，如同精心修飾過一般，更顯精神雅致。我也由此真切體會到「三分畫，七分裱」這句老話的深意。隨後便是安裝天桿、地桿和軸頭。將天桿包黏在天頭最上端，地桿固定在地頭最下端，再在地桿兩端裝上軸頭，最後在天桿上繫好掛繩，一幅完整的書畫裝裱便完成了。望着這一百多幅裝裱一新的作品，我內心充滿欣喜，沒想到自己竟靠自學掌握了書畫裝裱這門手藝。之後，我又把60多幅精選水彩畫裝入定製畫框，看着整齊排列的作品，心中倍感欣慰。

學校沒有專門的藝術展廳，展覽場地就設在大禮堂的牆壁上。在老師和同學們的幫助下，所有作品都端莊整齊地懸掛完畢，一場頗具規模的師生書畫展順利布置完成。學校領導、教務處和美術教研室的老師們前來驗收時，都露出了滿意的笑容，紛紛稱讚我付出了很多辛苦。

這次展覽辦得十分成功，自治區教育廳的同志參觀後也給予了充分肯定。這是扎蘭屯師範學校第一次舉辦全校規模的師生藝術作品展，既展示了師生的專業素養與藝術風采，也為學校日後參評全國模範師範學校打下了扎實的基礎。那段埋頭裝裱的日子讓我懂得：人生如裱畫，托得住底，裁得齊邊，耐得住反覆，方能掛得端正，經得起歲月的打磨。



《春水》紙本設色34cm×68cm。(2015年) 作者畫作

掌故專家

沈西城

年輕時，喜歡新事物，及老愛上舊事、舊物，更眷戀掌故。昔日海派掌故有不少大家，陳定山、高拜石、包天笑、瞿兌之，文筆精絕，各領風騷。

香港掌故家，具名望者莫如葉靈鳳、高伯雨。高伯雨是我的前輩，上世紀七十年代時相過行從，聚首地方，多在皇后大道東波文書局，舖面逼仄，盤膝對坐，一杯咖啡，高翁說當年，警款永存腦際。高翁出身潮州望族，跟當年文壇名家，多有往還，軼事奇聞盡收心中。為人坦蕩，從不吝嗇心中所藏，閒談間，娓娓道來，盡是難得史料，收之成書，便是《聽雨樓回錄》。

高翁以外，文壇前輩葉靈鳳也是掌故高手，他寫香港風物，引經據典，別樹一幟，我常拜讀。七十年代初，曾聆教於中環紅寶石餐廳，談到五十年代文壇新感覺派的興盛、沒落，隨筆小品寫作範式，啟我茅塞，得益不少。已故好友吳昊喜歡鑽研舊事物，曾在文中這樣說：「香港一直是由民間個人非學界者所致力進行資料搜集和研究，默默耕耘，幹得有聲有色，開啟香港史掌故之堂奧，其佼佼者首推3人，就是吳瀾陵、葉靈鳳和梁濤先生了。」吳瀾陵在戰後(1945年)已開始搜集整理香港史料，替《華僑日報》主編過幾年香港掌故版，出版《香港年鑑》，並推行旅遊便覽。能跟吳瀾陵分庭抗禮者是葉靈鳳，上世紀五十年代為《星島日報》主編很多香港史專題，筆名繁多，葉林豐、霜崖……一大堆。最為人熟悉的著作便是《香港方物誌》和《張保仔的傳說和真相》。不得不說魯金(梁濤)，專攻香港社會民情風土，最接地氣，30年來上山下鄉實地考察，筆耕不懈，舉凡香港賭博、廟宇、街道、俗話等，無所不通，所主編的兩大叢書《香港掌故》和《古今香港系列》乃是研究香港掌故者所不可或缺的參考書籍。

這三家亡後，講掌故者就挨到亡友吳昊了，他的《老香港》系列，秉承偉大傳統，堅持掌故與歷史不分家，從史實中發掘趣味，從故事中領略人間，堪稱掌故瑰寶。當然不能不提鄭寶鴻，他是目前碩果僅存的掌故家，對香港各區街道歷史，了如指掌。逝者已逝，傳人不多，香港掌故，怕只能靠他繼續傳承矣！

「名廚薈萃為博愛慈善晚宴」

馮淑梅

近期香港飲食業界的盛事「名廚薈萃為博愛慈善晚宴」由六大愛心機構合辦，包括大航展翅高飛慈善基金、群生社慈善基金、新加坡香港之友國際飲食協會、香港中廚師協會、以及舖記酒家集團攜手致力為博愛醫院屯門藍地長者護理及護養安老院舍籌款，當中1,434個宿位將於明年首季投入服務，更優先支援受大埔宏福苑火災影響的長者。

慈善晚宴雲集了超過200名本地及海外的星級名廚參與，本地召集人許美德大師和海外召集人「名人御廚」曾鏡雄大哥坦言邀請義廚支持絕無難度，「我們這個『國際名廚慈善會』2017年在澳門成立，200多位會員都是世界各地的星級名廚，大會宗旨沒有福利只有無私奉獻。以他們的級數，如果為了做當義工卻反應熱烈。回想30多年前，在澳門首次搞慈善晚宴，只有義廚30多位，至去年在山東濟南已經超過1,000位師傅參與，非常難得。」

今次海外的名廚有殿堂級點心大師符星爺爺，祖傳四代的點心世家，他創下了10萬元教授廠商鑊一鑊蓮蓉的紀錄，「我的蓮蓉是起沙的，好值錢，他們學會了就有更多商機。我懂製作的中國點心超過130款，我發明了油酥豬油包，特色三色牡丹酥、四式牡丹酥，像一朵蓮花好靚。餃子也有十多款，鳳尾餃、三星餃、四喜餃、象眼餃、鼠尾餃等，以前茶樓每個星期換美點，全部更新，所以我做出來的點心款式特別多。現時着重裝潢，昔日着重味道，例如蝦餃的蝦一半打蝦膠，一半切粒，再注入3次

豬油將蝦汁保留，還加上筍絲……以前蝦餃晶瑩細小，跟現在拳頭般大的完全不同……」

符星爺爺的認真態度感染了身邊的徒弟徒孫，包括點心專門店的張日誠師傅和新加坡燒味大王張新桂師傅，大家都認真學習，做事一絲不苟。符星爺爺退休30年仍然出品點心送給有緣人，精靈的他自創4句格言：「人生七十古來稀，我到八十四圍飛，路遙七十不好走，壽延一百我要追！」充滿活力。

今次還有大力支持慈善晚宴的舖記酒家第二代傳承人甘琨禮(禮哥)，他同樣擁抱「創新不忘舊」的理念，緊隨父親「燒鵝輝」神乎其技的刀法，以5刀開燒鵝，斬切成74片那就是最精緻美觀的手法。禮哥要將「飛天燒鵝」的精神和品牌繼續傳承下去，因為這是他對父親的承諾，並且繼續行善……為了博愛醫院，3月6日舖記酒家亦舉行了名廚慈善晚宴的序幕「懷舊粵菜當年」籌得了80萬元，翌日，他飛赴台灣，除了公務之外，更拜訪了殷商林百里先生，好友得知善舉立即義不容辭認捐50萬。結果在眾志成城下「名廚薈萃為博愛慈善晚宴」善款節節上升，感恩主禮嘉賓鄧炳強局長的夫人高歌籌得了70萬元，當晚籌得善款超過728萬元，非常難得。再次多謝所有無私付出的名廚，為善最樂，福有歸歸！預祝明年在曼谷舉行的名廚慈善晚宴繼續溫暖人心。



名廚義廚：張新桂師傅、曾鏡雄師傅、符星爺爺、張日誠師傅。 作者供圖

堇色流年

春風拂過紅褐色的土地，在粗糲的石塊與雜草之間，一叢紫花地丁悄無聲息地開了。它們不似桃李那般爭春，也不像蘭草那樣隱逸，只是貼着泥土，把一身青綠與淡紫，安穩地棲身在這片質樸的天地裏，成了春日野甸上最動人的一抹留白。

紫花地丁長得緊湊而飽滿，葉片是狹長的披針形，錯錯落落簇擁在根系周圍。那綠是極清透的綠，彷彿讓春雨細細地洗過，脈絡清晰地蜿蜒在葉面上，從根部向葉尖緩緩展開。葉緣帶着淺淺的圓齒，不尖銳，卻透着一股草木的韌勁。每一片都微微向上地擎着，彷彿要把這春天的氣息，都吸納到脈絡裏去。

葉片之間，幾枝淡綠色的花莖纖細而挺拔，穩穩地舉着一朵朵盛開的紫花。花朵五瓣，舒展如蝶，色澤是極雅致的堇紫，不艷不俗，濃淡相宜。花瓣中央，交織着淺而細密的白色紋路，從花心向花瓣邊緣緩緩暈染，這巧妙的過渡，給它平添了幾分精緻與靈動。那淺淺的紋路，是春日裏的筆觸，輕輕幾筆，便讓這淡紫的花有了溫婉的層次。

盛開的花朵各有各的姿態。有的全然舒展，有的半開半合，像含羞的少女，藏着幾分嬌怯；還有的裹着花苞，鼓鼓囊囊的，似醞釀着一場即將到來的驚喜。看吧！它們綠襯着紫，紫映着綠，花與葉相互映襯，在褐色泥土的背景裏，構成了一幅別致的小景。這個場景是熟悉的。

童年的春光，就是被這獨特的紫牢牢地牽絆着。那時候的鄉野，到處都生長着紫花地丁，就連我家附近那片安靜的墳塋林木間，都開着這種不起眼卻動人心魄的花。紫得那樣純粹、那樣濃郁，像是得到哪位神仙的輕輕點化，把這天地間最溫柔的顏色，都灑灑在了它的身上。

那時候的我，一心想把這份美好留住，見它在野地裏開得自在，總覺得它不應該只屬於荒野，而是應該被我捧在手裏。於是有一次，我連根拔起幾株開得最盛的紫花地丁，小心翼翼地捧在懷裏，跑回家栽進廢棄的瓦盆裏。給它澆最清的井水，照最好的陽光，日日守着，盼它能在盆裏扎下根來。可眼見那嬌嫩的葉片，一天天萎靡下去，沒幾天便徹底枯萎。我不甘心，又尋來玻璃瓶，灌上清水，剪下幾枝花莖插了進去，想多留幾日花的青春。可清水終究養不住泥土裏的精靈，不過幾日，花便焉了，只餘一縷清苦的花魂，散在風裏。

家旁那片墳塋，是我童年又愛又怕的地方。那裏林木蔥鬱，厚厚的柏葉積起的土裏，長滿了密密麻麻的紫花地丁，開得比哪兒都繁盛，紫色的花在林間鋪展開來，美得誘人。然而大人們卻神色凝重地告誡我，不許動那裏的一草一木。可越是禁止，那片紫色的誘惑，就越像一根看不見的絲線，牽着我的心，怎麼也不能掙脫。

我終究還是忍不住，一次又一次地去

了，春天，趁着午後的閒暇，趁着早上的陽光漸烈，偷偷溜進那片神秘的林地，屏住呼吸，細細地尋找開得最盛的花兒，心裏忐忑又歡喜。那一刻，只覺得這是世間最美麗的花，只想把它們都採了去，裝點屬於我的那個小小世界。

一心只迷戀它的花朵，卻從沒想過能夠入口。時光悄悄地流走了，成年後，有一回在鄉野勞作中才偶然得知，這曾被我看若珍寶的野花，還是一味清熱解毒的野菜。它還有個別名叫「野堇菜」，早在《詩經》中便已見其身影：「周原膺膺，堇荼如飴。」《禮記》中更是將「堇」列為供御小菜，具體的做法大概是洗淨，焯水，拌上油鹽涼拌或煎麵餅吃。

時間一晃，多少年過去了，如今再見紫花地丁，心境早已不同。我站在春風裏，看着它們貼着泥土，在山間，在田坎，無憂無慮、自由自在地盛放，我卻再也不想採摘它們，也不想讓沸水沾染它們半分，只想讓它們這麼靜靜地開着，為春天增添一份絕美的紫韻。我本是極愛紫色的，這紫花地丁的顏色，深得我心。

我太喜歡如它這般的紫色了，喜歡它貼着地面生長、喜歡它不卑不亢地盛放、喜歡它在泥土深處默默扎根的堅韌。我不想再多出一份毫無意義的佔有，把春色私藏在囊中，或者只為滿足味蕾。就讓這一叢叢的紫，在鄉野春風裏年年生發，歲歲搖曳，做我心底的那一抹永不褪色的春日印記吧！

《人民總理周恩來生平業績展》圓滿成功

陳復生

前文提及《人民總理周恩來生平業績展》已於3月18日在港舉行了預展啟動儀式，當日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夫人唐青儀女士的主禮致辭，內容充實，誠懇動人，堪稱「軟實力」的典範，以下同各位繼續分享梁太太的重要講話：

「周總理在1955年於北京會見了一些香港的老師和學生，他當日已向他們解釋了香港要『暫不收回，維持現狀』這個方針，跟着在1957年，周總理在上海作出關於香港問題的講話，當日他提出了香港的主權一定要收回，並且是以一種和平談判的方式收回，同時他亦強調香港的制度不應該改變，香港不應該社會主義化，而是要完全按照資本主義去辦事，這個講話，亦被認為是今日或者後來『一國兩制』構思的基礎。」

「在新中國成立後，周總理再沒來港，但他始終心繫香江。上世紀六十年代初，他亦提出香港要成為中外經濟文化交流的窗口，他指出一定要

盡量保持香港繁榮穩定。

「1963年，在座的同學可能未出生，香港出現嚴重的水荒，要4日才供水1次，周總理當日拍板決定了『東江之水越山來』這個偉大工程，除了解決香港的供水問題，六十年代的香港，生活物資貧乏，鮮活商品嚴重短缺，我們當時不容易買到新鮮的牛肉、豬肉和新鮮蔬菜，有見及此，中央經過周總理的關懷，開通了一些專列火車，每日載滿鮮活的食品；一些生豬活牛、新鮮蔬菜，經過深圳，每日定期、定班、定點，開行三趟，一路直運到香港，名為著名的『三趟快車』。」

「對香港能夠成為今日的國際金融中心，更加能夠成為我們中國聯通世界的『超級聯繫人』，實在有賴周恩來總理當年對香港的關愛和擘畫，我們大家今日聚首一堂，在這裏緬懷這位偉人，我們要感激他當年對香港的關愛，亦要學習他的精神，多謝大家！」

感謝梁太，讓同學們在精簡的幾分鐘內對周總理加深認識，更感謝中外友協和平發展基金會副會長陳曦齡醫生的熱心協助，使預展得以圓滿成功。



(左起)陳曦齡醫生、陳復生女士、梁唐青儀女士、趙國雄博士、謝德富醫生出席預展。 作者供圖

古天樂可挽救香港電影業?

路芙

講到古天樂今次押重的《尋秦記》，其實我們心裏都不期然會想：他一個人，還有這部戲，到底可不可以撐得起「振興香港電影業」這句更沉重的說話？坦白講，要將一個行業的未來，放在一部戲上面，本身就已經反映了我們這個時代有多焦慮。

從商業成績來看，《尋秦記》開畫的確是交足功課。上映第一日就打破了香港電影開畫紀錄，短短6日港澳兩地票房衝破4,500萬港元，氣勢勁過《毒舌大狀》《破·地獄》。數字不會騙人，這堆亮麗的成績，好似是寒冬裏燒起了一盆火，暖了好多行內人的心。觀眾帶著20幾年的情懷入場，為的是見多次項少龍，以及好久沒見的一班老友。這證明了，香港電影的IP價值從來沒死過，只要找對了鑰匙，這扇門依然可以打得開。

但是，票房好不等於行業就可以復活。一部戲的短暫輝煌，可能只是漆

黑中的煙花，一閃而過，未必真是照得亮前路。我們要面對一個好殘酷的現實。據聞，2025年整個香港只開了十多部戲，對比起全盛時期一年300幾部的產量，真是天淵之別。2026年開年就有一間戲院結業，行內人都不禁嘆息。成個產業生態不斷收縮，哪有可能靠一部《尋秦記》賣座就可扭轉乾坤？

古天樂作為電影人，他那種魄力絕對是值得人尊重。以及他這種破釜沉舟的精神，的確是香港電影黃金時代留下來的好骨氣。但是今日的香港電影，需要的可能不是得一個半個「守夜人」死撐，而是一個可以讓更多年輕電影人安心創作的環境。就像政府所講，要整合資助計劃，培育新一代有能力走出去的明星；就像行內人所講，最重要的是留住人才、解決長期開工不足的窘境。

《尋秦記》今次的成功，證明了香港電影依然有叫座力，亦都證明了古天樂作為核心的這種凝聚力。香港電影的未來，可以乘着這股氣，行出一條屬於自己的新路。

文公子

文公子是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中出商會)會員，如果時間許可，也常參與該會活動，上星期四，中出就安排了一次午餐講座，邀請了本地著名堪輿學家蔡伯勵先生的公子蔡爾德先生，為大家分享玄學對丙午馬年的展望，特別是所謂「赤馬紅羊」對時運的影響，現場反應熱烈，會員踴躍提問，蔡先生亦有問必答，解釋詳盡。

蔡伯勵先生是「真步堂」第三代傳人，以編纂《通勝》曆法而馳名於世，已於2018年離世，享年96歲；11位子女中有5位承繼家業，包括每年都應邀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大)聯合書院校友會主持運程講座的蔡興華女士。蔡伯勵先生發起與組織「順龍仁澤基金會」；由於其為順德龍江人，故以順龍為名，

並貫徹「仁為己任，澤惠社群」的理念，致力助學育人、贈醫施藥，受惠者眾。中大校友會聯合教育基金會就得到該基金捐助，而成立中大校友會聯合順龍仁澤幼稚園，在天水圍為基層家庭提供學券制的優質幼兒教育。由於蔡伯勵先生在中國文化傳承上的貢獻，而且熱心公益，榮獲中大頒授榮譽院士名銜。

蔡氏堪輿曆法，堪稱家學淵源。現輩已是第四代。曾祖父蔡最白先生，晚清時曾在欽天監供職，精曉天文數學；於光緒17年(1891年)，在廣州開設真步堂擇日館，出版《七政經緯曆書》《弧角七政圖算》《立命表》等天文曆學及堪輿學專著。文公子曾有幸到訪順德龍江的蔡氏大宅「仁園」，當中有傳承幾代的天文曆學與古玩字畫珍藏，令文公子大開眼界。

第四代蔡氏家學的傳授與學習，原來有

一段趣事。蔡爾德先生提到，以往每年都由作者親到真步堂專責編寫來年的《通勝》；在付梓前，蔡伯勵夫人與子女們就要分擔校對的責任。由於曆法不容絲毫錯誤，因此在校對時需要非常專注與用心，且須常作覆核，頗為費時。後來，由於錄音機開始普及，蔡夫人就用錄音方法，將《通勝》內容由始至終朗讀一遍，並將錄音帶作為協助校對的工具。因此，曆法及其他《通勝》玄學內容，就在蔡家日日播放，耳濡目染之下，兄弟姊妹間就產生了研究的興趣；而不少玄學內容，亦因而變得耳熟能詳，令學習更加事半功倍了。

講座後由中出會所「潮家宴」安排午宴菜色，由瀟水拼盤、馬友魚飯、紹菜魚蛋煲……到甜甜潮州三寶，都具水準，難怪榮獲米芝蓮的「必比登推介」，值得一試。